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 揚

GUANG 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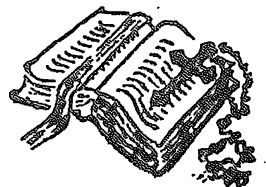
21
1958

群羊善牧



楊高堅主教

楊高堅主教，年45岁，湖南省临澧县人。楊主教自幼入修院，1938年9月晋鐸，1951年任常德教区代理主教，1958年1月14日当选为常德教区正权主教。楊主教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常德市人民代表，常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委員，中華天主教友爱国会付秘書长。





1958年第21期(總第174期)目錄

1958年11月1日出版

半月談：招供与詭辯.....	(2)
坚决抗議羅馬教廷的反動通諭.....	邓及洲(6)
洛陽神職人員對反動通諭表示极大憤慨.....	(7)
安徽阜陽專區二萬五千人聯名聲討反動通諭.....	(7)
四川樂山、通嘉、彭山等地愛國及 神長、教友坚决駁斥反動通諭.....	(8)
石阡教區神職人員坚决抗議羅馬教廷的反動通諭.....	(8)
問題討論	
法典問題我見.....	鄭德清(10)
駁姚正一神父“法典”問題的觀點.....	白晴嵐(14)
梵蒂岡寶座的爭奪戰.....	苏蘭(19)
萃菓(三篇).....	趙理等(22)
在大躍進浪潮中的各地神長教友.....	(24)
越南神長应邀來我國訪問.....	(28)
退天主教反動勢力的進攻.....	李克(29)
外短訊：匈抗議美公使館庇護叛國犯明曾蒂.....	(32)
1950年“聖年”——一个大規模的國際性 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陰謀活動.....	奔流(33)
各地簡訊.....	(42)
耶穌傳.....	李德培(43)

半月刊

每逢1日16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印刷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訂閱：每冊1角 3個月6角 6個月1元2角 全年2元4角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掛號另訂)



招供與詭辯

——斥羅馬教廷6月29日的反動通諭

羅馬教廷6月29日的反動通諭來得很好，值得我們仔細地學習一番。從這篇通諭里，我們能看到的是：我們對羅馬教廷所進行的正義鬥爭正好打中它的要害，因而露出了一付張慌失措的狼狽相；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它對新中國的刻骨仇恨及妄圖繼續控制中國神長教友任其擺佈的奸詐心。這是一篇無可奈何的供狀，也是一篇欲蓋彌彰的詭辯書。為了徹底從本質上認清羅馬教廷，這是再好沒有的反面“教材”了。

通諭中說，新中國“很不幸，曾幾何時，天地變色，烏雲瀰漫”，又說中國人民“墮入了痛苦的日子裡”。這是與帝國主義及蔣介石集團一鼻孔出氣、誣蔑、敵視新中國的露骨表現。此其招供之一。通諭中說，新中國“教難繼續”，又說帝國主義分子是“被無理驅逐”，反革命分子是“被捕被禁，受刑受苦”。這是處心積慮地為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申冤訴苦、洗刷劣迹。此其招供之二。通諭中說：“聖教會的權力，絕不象一般人士所想象的，只是限于純宗教事務之內。聖教會的權力，乃是伸展到性律的全部範圍之內。”“公教教

举”，这友的一切行动，……完全应听圣教会的裁判，完全属于圣教会的統制。”又說凡是在政治上、經濟上不听从羅馬教廷摆布的都被視為“荒謬不軌”。这是羅馬教廷干涉我国內政，醉心于破坏中国教友爱国行动的反动狂言謔語。此其招供之三。通諭中說，中国神长教友的反帝爱国斗争是中了爱国会的阴險的毒計”，又說爱国会所从事的和平运动是“令人彼此相怨、彼此相恨、彼此成仇”。这是中伤、誣蔑、反对爱国会的調調，是反对和平运动的叫囂，这不正勾划出羅馬教廷为帝国主义帮兇的咀臉嗎？此其招供之四。反动通諭說，自选自圣的主教是“那些不拒絕共产党人士的意旨与政策的人士”。这申明了教廷选任主教的政治条件与迫害我們自选自圣主教的依据。此其招供之五。仅据以上五端供状，就可使人清楚地看出，羅馬教廷已經毫无宗教气息了，一付忠实效忠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客面孔更形逼真了。在通諭中羅馬教廷还妄責中国神长教友“声言圣座所发出的指示和訓令，暗中含有政治目的，似乎在幕后要危害他們的国家”为“狂妄放肆”，实属荒謬已极。事实上，这篇通諭就是彻头彻尾的危害我們国家的反动政治命令，当然也就不是什么“暗中”、“似乎”的題題了，所謂“狂妄放肆”云者，正是羅馬教廷的自我描繪，曷能反唇相譏，血口噴人？

羅馬教廷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們的罪惡行徑本来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但是，他們总还要强詞夺地說上一些漂亮話。通觀反动通諭全篇充滿謊言呾語，矛盾百出，东补西綴，不堪一击。究其实，不过是詭辯、詭辯，第三个还是上

辯。通諭中既說“公教信友，爱国爱民，决不后人，亦不能后人”，但又提出“政府决不能向信友要求服从”，并号召“公教人士，唯有毅然不屈”，岂不矛盾？通諭中既說：“应服从本国政府，并勉励他們尽力协助国家的进步；使本国在和平秩序之中，真正日趋繁荣”，但过去又三申五令煽动中国教友“流血致命”，背叛祖国，岂不矛盾？通諭中既說“圣教会自来对你們本国的国运，决沒有怀有不好的态度”，但事实上，羅馬教廷在臺灣派駐“公使”，祝福蔣介石“早日光复大陆”，岂不矛盾？看来，羅馬教廷侈談什么爱国爱民云者，无非徒現心劳日拙之窘态，可以休矣！

至于羅馬教廷在通諭中对我們自选自圣主教正义行动的无耻干預和恫吓，尽管拉扯上許多宗教上的借口，但无非是借以掩盖其控制中国教会的人事权，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們知道，历史上一貫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羅馬教廷，对待选任主教的問題，从来是与政治問題联系在一起的。如过去許多教区的主教位置都把持在帝国主义分子及反革命分子手里，就是明証。在通諭中羅馬教廷声称“当然在需要之际，无法，至今仍无法取得选任适当候选人的相当認識”，来作为主教缺位的理由，但事实上，羅馬教廷却称反革命分子为“最称职的主教”，称自选自圣的主教“是那些不拒絕共产人士的旨意与政策的人士”，这何嘗是“无法認識”，同时也就証明了这是一个政治問題了。它妄称被驅逐的帝国主义分子及被捕的反革命分子是“合法神长”，把我們的自选自圣說成是“非法的选

不是顛倒黑白嗎？既然羅馬教廷決定主教人選是從政治上打主意、定取捨的，請問這個合法與非法又是以什麼為標準呢？

“群眾的呼聲，就是天主的聲音”，我們認為切合中國人民（包括教友）的利益行動就是合法的，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就是“不由門進入羊棧，而由別處爬進去的”強盜。羅馬教廷再妄想以什麼“法典規定”，又什麼“首席職權的正權力”等等手段來要挾我們屈服於它的反動控制之下，是絲毫也不會奏效的。

在通諭中羅馬教廷除了用盡了威脅恫嚇的手段之外，還巧言令色地耍了一套怀柔伎倆，又是“忧伤”，又是“遐福”，又是“情滿于心”，又是“患難相共”，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在這裡不過是又扮演了一次狐狸外婆的角色罷了。

通諭的末尾，露骨地寫道：“一天，藉着中國在天之後聖母瑪利亞的大能代禱，你們本國再見太平的日子到來”。這真是圖窮匕現。通諭的目的就是要煽動中國三百万教友反抗人民政府，為帝國主義及蔣介石集團張目，妄圖恢復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統治。這就更証明了羅馬教廷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是可忍，孰不可忍？它如此的欺壓中國教友，不能不激起我們更大的憤怒，更堅決的與羅馬教廷鬥爭到底，堅決擺脫羅馬教廷的反動控制。

羅馬教廷的無可奈何的供狀與欲蓋彌彰的詭辯，在覺悟了的中國神長教友面前，就這樣的破產了。

粉碎羅馬教廷新的政治陰謀

堅決抗議羅馬教廷的反動通諭

四川乐山教區主教 鄧 及 洲

最近得到梵蒂岡 6 月 29 日的反動通諭，這個通諭污蔑愛國會為“共產黨設立的圈套”，使教會的人逐漸接受無神論，脫離教會的至一性；反對我們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絕罰主禮祝聖新主教的主教和祝聖的主教。

大家知道，愛國會唯一的目的就是領導神長教友反帝愛國。反帝是天然地義的，是愛國的具体表現；愛國是人民的天職，是合乎天主十誡中第四誡的道理。因此，愛國會是我們中國神長和教友一致擁護的。它的目的是團結神職人員和教友進行愛國主義學習，絕不是所謂共產黨設立的“圈套”。教會上自主教、神父，下至修士、修女和教友，無不愛護自己的愛國組織，因為大家知道，在愛國會里，沒有學

習過無神論，也沒有失掉信仰。因此我們絕不容許梵蒂岡對愛國會的種種污蔑。

我們獨立自主，自選自聖，自辦教會是正義的，任何“絕罰”是根本無效的，絕不能接受的。主教出缺，不需任何手續，別的主教即可祝聖才德兼優的神父作教區主教，這是教會初興最初幾個世紀慣有的事實。後來雖有規定，但是，如果這個規定為教會有害之時，當然就失效了。因此，我堅決不能接受梵蒂岡橫加於我們的“絕罰”。

梵蒂岡應當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教會也站起來了，任何無理絕罰，不但不能恫嚇中國神長教友，反要遭到可恥的失敗。任何陰謀詭計將會被我們徹底揭穿。

洛陽神職人員對

反動通諭表示極大憤慨

河南洛陽天主教友愛國會于10月14日召开了有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們参加的座談会。在会上，大家一致对羅馬教廷再一次向中国神长教友发出反動通諭，煽动中国神长教友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破坏愛國會以及破坏中国教会走独立自主、自选自圣主教道路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憤慨。

大家一致認為，近三百年，羅馬教廷的席位一直操縱在帝国主义之手，假借傳教为名，在我国进行

一系列的陰謀破坏活动，派遣特务、間諜危害我国人民，支持指示战犯于斌、田耕莘同在国外进行一系列的喪权、辱国的破坏活动，等等。最近羅馬教廷再一次地配合美帝在台湾地区的战争的挑畔，向中国神长教友发出了反動通諭，也就再一次地揭示了它的反動本質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决心。为此，大家一致表示，必須与羅馬教廷一刀兩断，割断一切联系，以回击它对我们的挑畔行为。（王进道）

安徽阜陽專區

二萬五千人聯名聲討反動通諭

安徽省阜陽專區的十个县內的神长、修女和教友，一致联名发表抗議書，严正抗議羅馬教廷6月29日的反動通諭，并对羅馬教廷敌視我国政府、破坏天主教反帝愛國运动及自选自圣主教的行动提出严厉的譴責：我們亲身經歷，亲眼看到解放后的祖國如旭日東昇蓬勃地发

展，在党的领导下，由幸福走入更幸福的时代；而派契利却顛倒黑白，惡劣地攻击說“天地变色，烏云弥漫”、“黑暗世紀”、“痛苦的境地”、“眼前是多难的时期”……，这更引起我們的无比憤怒！接着，抗議書便一一駁斥了羅馬教廷的反動謊言，并揭穿了它的陰謀

詭計，徹底撕下了羅馬教廷道貌岸然的偽裝。最后，抗議書中堅決表明，阜寧十縣的全体神父和教友，堅決與它一刀兩斷，鬥爭到底！（霍牧聲）

四川樂山、通夾、彭山等地愛國會 及神長、教友堅決駁斥反動通諭

四川樂山、通夾、彭山等地愛國會和全体神長、教友對羅馬教廷今年6月29日發出的反動通諭進行了分析、批判，並發出抗議書，堅決駁斥和譴責了羅馬教廷敵視新中國、敵視社會主義和破壞我國神長教友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新的政治陰謀。抗議書中指出，我們已經獨立了的祖國和站起來了的教會根本不能容許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的種種誣蔑、誹謗，一切恐嚇、威脅都擋不住我們的反帝的決心，誰敢與我們為敵，就堅決與它鬥爭到底！抗議書中有力地揭露了近半世紀以來，羅馬教廷更是野心勃勃，肆無忌憚地投靠了帝國主義，從事慘無人道的罪惡侵略的罪行。抗議書中嚴厲譴責了羅馬教廷是為了帝國主義的可恥利益，擅自改了行道，有負耶穌的精神，褻瀆了聖職者，莫過於此！抗議書中說，近來羅馬教廷為對新中國進行顛覆陰謀更是絞盡了腦汁，想盡辦法製造中國境內的“匈牙利反革命叛亂”，及至這些狂想落空的時候它便感到“悲痛”。抗議書中認為，羅馬教廷簡直失掉起碼的人性，而形同野獸一般。抗議書鏗鏘萬余言，句句戳穿了羅馬教廷的黑心肝。最后，抗議書指出，殘暴凶惡的羅馬教廷作繭自縛，早晚不得逃脫全世界教徒的公誅。

石阡教區神職人員

堅決抗議羅馬教廷的反動通諭

為了徹底粉碎羅馬教廷6月29日發出的反動通諭的政治陰謀，貴州安順、鎮寧、關嶺、安龍、興仁、石阡、興義等地的神職人員和部分教

友，于本年9月25日至10月4日在安龙天主堂集会进行座谈。与会神长教友一致揭露了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阴谋，一致认为罗马教廷是通过宗教形式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寻找他的“和平通功”者来煽动中国天主教会成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工具。并认为这个反动通谕丝毫没有一点宗教气息，只是进一步暴露出它与美帝国主义互相狼狈为奸敌视我国人民的豺狼咀脸。为此，大家感到万分愤慨，并一致提出严正抗议，坚决给以有力的回击。大家一致表示，今后更要在敬爱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加速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积极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时刻提高警惕，坚决同罗马教廷斗争到底。（陈天佑）

汉中、衡陽教區選出正權主教

陕西省汉中教区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于9月30日在汉中市召开，会议已于10月5日胜利闭幕，出席会议的神长、修女、修士和教友共53人。会上集中讨论了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问题，并作出了相应决议。决议指出：全体代表衷心接受党的领导，誓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与梵蒂冈教廷从政治、经济、人事、宗教上割断一切关系，全部废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法典和圣统制，坚决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代表们于10月4日在汉中市主教座堂选举出李圣学神父为汉中教区首任中国主教。李主教于当日下午宣誓就职，并当场委任了罗致彦神父为付主教。

会议决议，为了加强反帝爱国运动的统一领导，撤销各县、市爱国会，成立了汉中地区天主教友爱国会。

湖南省衡阳教区全体神长、修士、修女，为了贯彻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主、自办、自选自圣主教，于9月7日选出郭则谦神父为衡阳教区正权主教。

（左馥笙、施润民）

問題討論

法典問題我見

沙市教區代主教 鄭德清

我讀了廣揚18期登載的姚正一神父寫的“我也談談法典問題”的文章以後，使我感到有一些疑問。我對他的文章有些不同的認識，為了能夠徹底的弄清問題，我便不揣冒昧的把我的看法寫出來，以期得到指正。

姚神父把我國天主教人士對“法典”的認識，分成了三種類型。他說：①“有些人主張法典根本是維護資本主義反動統制階級利益的，今天法典已不能維護教友們的利益了，那末干脆一脚踢開，完全撒手，廢除了它。”②“另一些人主張：不利于祖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文，我們堅決不守，但對法典本身不能廢除，僅將它懸而不用。”③另一些人則主張，不利于廣大人民的一切規章制度，都可以改革變通，而且也應當改革變通。”我

對這三點有點補充，我認為第1類的人是以政治觀點從階級上、本質上來分析判斷事物的，是用革命的辦法來處理的。第2類型是“機會主義”者，還在想替“法典”找立足的地位，或是等時間，僅目前“將它懸而不用”而已。第3類型是“修正主義”者，所謂“改革變通。”不管第②的“懸而不用”和第③的“改革變通”，都要先有一個“不利于”祖國人民的前提，這就是說既有“不利于”，也必然有“有利于”的部分了。所以我武斷的說②、③兩類都是沒有從正確的政治立場，沒有從事物的本質上來加以分析和批判的，這兩類論點的實質上是一類，仍然是竭力為“法典”的命運進行挽救的。

請原諒我太魯莽了，我認為從姚神父的文章中看到，他對“法典

”的看法是属于第二种类型的，甚致他比第二类型的人是有过而无不及；在他的認識中，不但有“愚而不守”的成份，甚致还有“应该忠实遵守，不能違背”的部分。

單純的从条文上“鳥瞰一下法典的内容”来看問題，这便是对問題不能有全面的、正确認識的根本原因。同时“法典”是“一个”东西，是“一个”問題。把一个整个問題分裂开去，当作几个不同性質的問題孤立地、分別地去認識，这便是認識問題方法上的根本錯誤。任何法律都是維護一定的階級利益的工具，比如美国的宪法只能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律，因此也就絕不会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部分。在旧中国时代，农民不交或少交地主的地租就是犯法的行为。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則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权利，不受剝削和压迫。至于教会的法典，如同姚神父自己所說，“是属于資產階級法律类型的东西”，既是属于資產階級类型的东西，又怎么能分得出什么为社会主义“适合”“不适合”的“部分”呢？法律是階級社会的产物，是社会階級的政治工具。“法典”，不例外是政治工具，既

是政治工具，就絕不会說那一部分是政治的，那一部分是属于純宗教的；也絕不会說那一部分是了为团结教会，救教友灵魂利益的，那一部分是为了維護教会統治階級利益的。如果說有所謂純宗教的部分，也只能說是被利用来美化这个政治工具，模糊人們对“法典”本質的認識。即或說有“救教友灵魂”的部分，也不过是点綴，借以掩飾統治者的反动本質。

事实告訴我們，不論“法典”的本身与判定法典的目的，都完全全为了保护教会統治者——梵蒂岡教廷的利益，巩固它反动統治的权势，企图用以来鎮压教友群众对它的憎恨和反抗，鎮压異己者，以便更好的与封建王朝及至帝国主义的反动統治势力紧紧地勾結起来，甘心的为其反动的政治阴谋服务。

难道不是吗？教会起初訂的形形色色的法律是为了什么？“超級絕罰”是为了什么？“十字軍东征”是为了什么？“異端法庭”是为了什么？現在的“法典”只不过是集上述种种法律之大成而隨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更为变本加厉而已。再說，制訂教会法律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們的一生是处在什么階級

立場，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象他們這些人能夠為教會的利益、教友們靈魂的得救而制訂法律的嗎？再說梵蒂岡教廷“絕罰”我國愛國神長和教友，煽動中國天主教友仇視共產黨，不許我們愛國，不許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及揭露、鬥爭他們的罪惡，干涉我們任命主教並企圖置中國天主教會永遠在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所有這種種與中國人民為敵的侵略罪行不都是依它的“法典”為根據，按照“法典”來執行的嗎？

姚神父的看法與我們不一致的地方還有：他把法典中施行聖事禮規之類規定的東西，說成是法典本身與教規教義“休戚相關”，這部分法典是“普世教會至一性的表現”，所以他認為對此不但過去而今後也應“忠實的遵守不能違背”。這里，人們不禁要問：是先有教規教義，還是先有法典，是先就施行過聖事，還是先有法典的規定之後才施行聖事的呢？按姚神父的說法，則是為遵守“法典”而行聖事的了，好像有了“法典”才有真正的聖事，有了“法典”才能表現出普世教會的“至一性”；然而“法典”在1917年才正式產生，難道在這以

前，就不能表現出普世聖教的“至一性”嗎？過去沒有“法典”可遵守的1900年來所施的聖事都是沒效的嗎？今後我們要表現普世聖教的至一性非要从遵守“法典”做起嗎？我們要施行聖事就必需遵守法典嗎？推而論之，所謂“信仰的部分”，應該“忠實遵守不能違背”，若是違背了“法典”就是違背了信德嗎？

我認為聖教會1900多年來在沒有“法典”以前就是“至一”的，不是有了“法典”才有“至一”的表現，施行聖事已經1900多年了，並不需要有了法典的規定之後聖事才是聖事；我們施行聖事的禮規是遵照耶穌的規定和聖教歷代來的傳統精神，而並不是“要忠實的遵守法典不得違背”而施行聖事的。

姚神父說選聖主教必須經過教宗批准的法典目的，是：“為了維護主教职位的純潔，防備任何政治力量來干涉主教人選的問題，使教會能夠真正得到為教會利益與教友靈魂服務的主教……”按照這種說法，這條法典的原意是好的，而是“今天”的梵蒂岡才利用它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如此說來，教廷在300多年中給我國天主教所委派的

帝国主义分子都是为“使教会真正能够得到教会利益与教友灵魂服务的主教”了？教宗所委派的田耕莘、于斌、周济世、邓以明、龔品梅、刘和德、胡鳴皋……一大群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人民的叛逆，也都是为了上述利益了？他說梵蒂岡“今天”才利用，这个，“今天”好象是說最多也不过是指中国解放后才利用，而且是只在中国才利用似的。他的說法是因为这条法典今天才被利用，才变了質，因而先掉了它的約束力，它失了效力，我們才應該来自选自圣的。他深怕碰了法典一下，便說什么“并非我們突破法典”并把法典說得那样神圣不可侵犯。更好象“法典”的枷鎖自己开了，我們才不受束縛了，不然，我們是不應該用自己的力量，打爛枷鎖求得解放的。

我的看法就不同，我認为“主教要由教宗自由任命，不經教宗批准要受絕罰”这条只不过是反动的政治陰謀，特别是对殖民地进行的政治陰謀，在殖民地国家的教会巩固其統治权的政治陰謀；在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国家則是行不通的。日本东京不要教宗委派的外籍主教而換了本国人；最近法国的总

統还在任命主教等，不都是最好的証明嗎？我們自选自圣主教，是挽回自己应有的权利，摆脱梵蒂岡反动的控制和奴役，是一场尖銳的、敌我的政治爭斗，我們要取得斗争的胜利，首先就要我們粉碎“法典”的束縛。占主动的是我們自己，我們并不是讓“法典”失效了才敢行动的。

姚神父对于有关教宗任命主教的“法典”虽不遵守也只不过是“悬而不守”。他說明了，他之所以“悬”的是因为“今天”被利用了，他說：“如果梵蒂岡教廷的政治态度轉变，或者不再利用它来作为推行政治的工具时，它仍然可以获得其維護教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其約束力”，这就是說那时我們就應該“忠实遵守”了。这真是一个彌天的謊話！姚神父还口口声声的談什么“政治立場”，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場”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心灵深处与梵蒂岡抱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如此的渴望着梵蒂岡教廷的政治态度轉变！請教姚神父，你从那一点上可以找到它可以轉变的理由？而你甚至还在公开为反动的法典作辯护，不是要“忠实遵守，不能違背”就是“悬而不

用”仍然保留。这是在施放烟幕，在放毒。关于这一点，只有待姚神父的头腦清醒了，再来重溫你的文章，則会看到它的实質到底有什么企图，起什么作用了。

如果說姚神父这种論点是一种

“类型”的話，我冒失地建議不要忘記我們学习常說的“兩条道路”，不可能有三条四条的，我們要走也只能走一条，絕不能二者得兼的。

駁姚正一神父對“法典”問題的觀點

郑州总本堂神父 白晴嵐

我們中国天主教会要实现独立自主自办，就必须坚决地摆脱罗马教廷的反动控制，彻底粉碎罗马教廷力图繼續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工具的政治阴谋。罗马教廷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政治阴谋活动的工具之一就是“法典”。因此，我們神长教友，如果真正是为了国家和教会的利益，則必須对“法典”持客觀的正确态度。否則，就是在政治上与罗马教廷敌我不分，就会使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阴谋得逞，仍会导致中国天主教会被罗马教廷进行反动控制和利用来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我們教会仍不能彻底走上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所以，我們今天討論“法典”問題完全是必要的。但这个討論也决不

是学术研究，而是牽涉到兩個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場問題，是兩条道路的斗争。

广揚18期，姚正一神父的“我也談談法典問題”一文，經讀后，我是坚决不能同意他的看法和态度的。我不是給姚正一神父扣帽子，实际上姚正一神父沒有从不可置辯的觀客事物中看問題，沒有看清“法典”的本質，而是在玩弄“法典”的一层宗教外象，因此，就起了一种掩盖“法典”反动实質真象的作用。

为了澄清在神长教友中所引起的混淆是非的思想，我从略的就姚正一神父所談到的与众不同的几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論点，发表一下个人意見：

姚正一神父說“法典”的第一

部份（类型）是属于純信仰方面的規定，例如施行圣事礼規之类的东西。他認為这一部份不能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为害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团結。姚正一神父还特別強調“忠实的遵守”“不能違背”。

到底“圣事礼規”是不是属于純信仰方面的規定，姑且不談它，現在就来看看“圣事”或“礼規”能不能被帝国主义利用吧！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国，解放后，利用天主教进行反动活动，正是利用“圣事礼規”来搞的。教友们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不給“办神工”、不給“送圣体”，甚至爱国的教友临終时帝国主义分子还硬逼迫教友作个参加反帝爱国的“明告解”，否則不給施行“終傅”。这千夫所指令人忿恨的事实，不正是帝国主义分子通过“施行圣事礼規之类的东西”来打击迫害爱国教友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嗎？这些事情发生在昨天，而姚正一神父怎能忘了呢？怎說“不能被帝国主义利用”呢？

姚正一神父再冷靜的想一想，我們在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修道院里，如果你不对帝国主义分子言听

計从，沒有十足的奴才象，帝国主义分子能够給施行“神品”的“礼規”嗎？如在修道院里稍微有一点正义感，对帝国主义分子飄一个冷眼，不是动辄以“无圣召”被赶了出来嗎？这又是什么問題？这也是純信仰方面的規定嗎？

解放后，在郑州教会的帝国主义分子丁玉守为了掩护、勾結一个曾任伪县长伪区付司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張东山，曾欺騙、威胁一个女教友嫁給这个已有两个老婆的反革命分子。丁玉守亲自出馬，在一个早晨就給这个反革命分子施行了領洗、告解、圣体、坚振、婚配五个圣事。尊貴的圣事，帝国主义分子尚来利用进行骯髒的反动活动，而“礼規之类的东西”就不是来被利用了嗎？

一貫效忠于帝国主义甘心作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羅馬教廷，对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教友神长，給以所謂“弃絕”“摘神权”的打击迫害，这不是显而易見的在利用“圣事”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而危害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团結是什么？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利用“圣事”进行反动活动，褻瀆“圣事”的罪惡行

为，这是与“教义礼规休戚相关”的呢？还是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休戚相关”呢？

再退一步讲，“施行圣事礼规之类的东西”自教会伊始至今日，也是动辄变革的。广扬16期上常守彝主教已经谈过了。现在“施行圣事礼规之类的东西”和已前大不相同，难道现在的这些“圣事礼规”是“与教义神学和道德神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教会至一性的表现”，而耶稣宗徒们传教时没有这样的“圣事礼规”那就不是“与教义神学和道德神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了吗？那就不是“教会至一性的表现”吗？到底姚正一神父所信仰的是耶稣亲立的天主教会呢？还是对现在罗马教廷控制利用的教会感兴趣呢？令人费解。

“礼规”仅是“施行圣事”的外表的方式，这丝毫不是什么当信当行的东西。

姚正一神父认为：法典的另一部份是维护教会利益，保障教会之团结及教友灵魂之得救，而是梵蒂冈或其他帝国主义分子来利用了。并且举出“选圣主教必须经教宗批准”等条。

首先我们来看看，“法典”是

不是为维护教会利益，保障教会之团结及教友灵魂之得救而产生的？

关于法典产生的政治背景，“法典”的政治性、阶级性，神长教友们已经谈了不少，不再多赘。我现在仅举一例，看看“法典”到底维护的是什么？在“法典”“物”的部份第1179条规定：“凡堂均有庇护权，故对于遁入堂内之犯人，非得正权人或至少堂长之同意，不得逮捕之”。堂是恭敬天主的地方，耶稣曾严斥过在堂内作买卖的人，而教宗钦定的“法典”则规定“对遁入堂内之犯人”“有庇护权”，并且“不得正权人或至少堂长之同意，不得逮捕之”。请问，“法典”这是维护教会利益呢，还是在维护反革命分子、社会犯罪分子的利益呢？“法典”规定的这样的“圣堂”是为了教会呢？还是为了保持帝国主义在我们祖国土地上的挂十字架的“租界地”呢？这样庇护反革命分子、社会犯罪分子的避难场所和耶稣的教会精神一致吗？“圣堂”庇护犯人就是“保障教会之团结”和为了“教友灵魂之得救”吗？这已经赤裸裸地暴露了“法典”的反动真面目。所以说“法典”与帝国主义所订的“租界法

則“不平等條約”是異曲同工的。

姚正一神父說：法典規定選聖主教必須由教宗批准的條文，是為了“杜絕”產生“不稱職主教”的“流弊”。這真是豈有此理。

在宗徒們傳教時代，到那里傳教，就由他們選派自己的主教，如保祿宗徒派弟茂德為厄弗所的主教，根本沒通過伯多祿的委任。到第二三世紀，自選主教更為普遍，一個座堂區的主教出缺了便選出一個為教友擁護的人充任主教。後來由於王室貴族和教廷狼狽為奸，帝王封建統治勢力爭權奪勢，出現了世俗王侯委任主教的事情。但這僅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教宗為了依恃帝王的勢力鞏固它的寶座，也就以“委任主教”為條件來和帝王貴族作政治生意。如教宗若望第十二就把委任主教的特權給了羅馬帝國的第一個皇帝奧托第一；教宗巴斯加爾第二給了德皇亨利第五委任聖職之權，借以作為贖買它自己當“俘虜”的身價。所以在歷史上造成了許多極不稱職的主教也正是由於“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原因。後來由於教宗為了更能任意孤行的為它所依靠的反動勢力效勞，作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侵略工具，

把選聖主教之權壟斷到自己手裡來，企圖更能得心應手的物色“心腹”，尋覓“爪牙”為它的反動統治服務。姚正一神父只要回顧一下中國天主教會的歷史，就可以明白了。

“法典”規定“選聖主教必須由教宗批准”的條文，就是教宗企圖把各個帝國主義勢力集中起來，儘量避免造成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矛盾和分裂的一種政治陰謀。這只不過是把過去“競爭角逐”主教寶座的“流弊”改頭換面由教宗一手分配的政治手段。

“法典”是教宗欽定的，不是教宗歪曲了“法典”，而“法典”的反動本質是由於反動的羅馬教廷產生出來的。姚正一神父幻想把“法典”和羅馬教廷的反動本質劃分開來，是徒然無益的。

在廣揚16期上，藍路一教授在“我們要自選自聖主教”一文中，雖絕大部份的論點是很好的，但“代替耶穌領導教會的教宗，有委任主教的自由”，“我們今天自選自聖主教，是教宗不給我們祝聖主教的措施後果”與姚神父的論點有相似之處的這種說法亦是值得商榷的。

從鐵的事實來看，教宗在第二次大戰前，是代替德、意、日法西

斯之利益控制、利用教会作为它們的侵略工具，二次大战后，教宗是代替和維護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甘心作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諸如此种罪行，藍路一教授也会身受目睹。教宗的利用宗教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反动活动怎么能和耶穌的傳教精神相提并論呢？“权柄来自天主”，主教の职权絲毫不是“直接从教宗来的”。我們今天要自选自圣主教，这是我們的权力，是我們的自由。我們这样作，是为了彻底粉碎羅馬教宗企图在人事上控制我們迫使我們教会去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治阴谋。教宗所委任的主教，是哪些人物？哪些人物才会被教宗委任？很显然，也只有象田耕莘、于斌、龔品梅、邓以明、周济世、范学淹之流。如果要彻底改变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把中国天主教会办成一个好教会，还接受教宗自由的委任主教嗎？比如羅馬教宗再給天津教区委任一个文貴宾第

二，藍教授是否也就心滿意足了？藍路一教授的观点，只有使敌視中国人民的羅馬教廷称快，給羅馬教廷捲土重来打开了道路，找到了論点。但對我們要坚决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神长教友是十分不利的。

我們認識到“法典”的反动本質，就不能讓它繼續套在我們脖子上。当然我們也不是讓教会“复古”，而仅仅是粉碎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工具，能使教会显露出耶穌立教会的純洁面目来。这不是我們“托故”不守“法典”，是“法典”玷辱了教会。“法典”的目的正是維護了羅馬教廷的反动势力进行反动活动的。

总之，姚正一神父是在“托”信仰之“故”，而来为“法典”的反动本質辯护。

我对“法典”問題的看法不見得全面，希望姚正一神父和藍路一教授参考。

李德培、馬光普付主教當選省人民代表

天津爱国会主委李德培付主教及獻县爱国会主委馬光普付主教，目前当选为河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10月25日至28日間在天津召开的河北省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梵蒂岡寶座的爭奪戰

蘇藍

梵蒂岡教皇禮拜堂的煙囪里徐徐冒出白煙。等候在聖彼得廣場上的誠的天主教徒們，松了一口氣，因為這告訴他們：新的教皇——七十七歲的朗卡利（約翰二十三世）終於被選出來了。他們從選舉一開始就在這裡等待，許多人整整等了三天——從26日的早晨到28日的下午。

前教皇庇護十二世，是在10月9日逝世的。他的信徒們以隆重的儀式把他“送回天國”。當葬儀還在進行的時候，丑聞也在羅馬傳開了。據說：教皇的私人醫生，利戈他同庇護十二世的親密關係，在教

皇臨終時盜走了一大批文件，其中有教皇的日記。英國的“雷諾新聞”說：其中記錄着“許多聳人聽聞的政治會議”。現在，這些文件已被賣給“國際報界”，或許有一天它會成為轟動西方國家的头条消息。

當各地的紅衣主教都來到梵蒂岡送葬並準備選舉一個新教皇時，杜勒斯也在这時來到羅馬。誰都知道，杜勒斯的“公務”很忙；他急着要到台灣去同蔣介石會談。但是，他仍然到羅馬去了一趟，美其名為“向教皇表示悼念”。我們用不着去追究：杜是基督教徒還是天主教徒，因為這對於美國國務卿並不重要。他到羅馬的主要任務，是要影響新教皇的選舉。使新教皇同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活動更密切配合起來。

在杜勒斯離開羅馬後不久，新教皇的選舉就開始了。25日下午6時，教皇選舉會議室的鐘聲響了。除了五十二個紅衣主教和他們的少數隨從外，其餘人員都從這所建築物中退出。所有的門窗都上了鎖。這表示，教皇的選舉絲毫不受到

“外来的影响”。直到新教皇选出后，門窗才允許被打开。紅衣主教們必須宣誓：他們在选举时决不作为非宗教势力的代理人；如果被选上，他將不出卖教庭的独立……。然后，每人把选票投入“圣台”的圣餐杯中。选举无結果时，就把这些选票放在一个爐子里，加上潮湿的麦階燒掉。这样，黑烟便从烟囱中冒出，它告訴人們：新教皇还没有选出。就这样，一天选四次，直到一个有三分之二再加一票的多数选出新教皇为止。那时，这些选票將不加麦階燃燒，等候在广场上的人們便看到了白烟。

这五十二个紅衣主教的平均年龄是七十八岁。其中四个是聾子，一个几乎全瞎了，兩個已經不能写字，一个是用担架抬进去的……。英国一家报纸說：“誰也”不曉得他們究竟怎样来写选票。

尽管人們在議論、猜測、打賭，但誰也无法探索其中的秘密。当然，紅衣主教們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代表那一个集团，为誰竞选，而又如何去击败另一集团的候选人。上帝只有一个，但是，紅衣主教們对于

宗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每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联系。西方国家报纸把他們分类为“反共”的主教和“傳統”的主教，“政治性的”主教和“非政治性”的主教。附帶注上一笔：庇护十二世究竟是属于“反共”的或“傳統”的，我們没有必要去为他作鉴定；但是，美国政府却已利用他的死来进行反共活动了。美国在教皇开始选举前，向匈牙利政府提出要求，要允准躲在布达佩斯美国公使館里的反革命分子、匈牙利事件的罪魁之一明曾蒂赴羅馬参加选举。英国工党領袖盖茨克尔也夾在中間湊熱鬧，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兩天半过去了，从这个小小的烟囱中冒出了十次黑烟，也就是說，十次选举都无結果。圣彼得广场上看熱鬧的人逐漸减少，羅馬城內丑聞流傳。人們开始猜疑：在这座神秘莫测的建筑物中，似乎进行着激烈的明爭暗斗。

事实上，斗争的激烈程度，远比外界人所猜測的更要緊張。一个选非意大利教皇的运动，来势凶凶。某些紅衣主教利用医生偷盜

件的事件，发动一个攻势，主张应由非意大利人来担任教皇。“亞美尼亞”紅衣主教阿季节安尼安（他被赶出亞美尼亞已有几十年了），这个被苏联人民所唾弃的哥薩克人，在羅馬大肆进行竞选活动。他的支持者，認為他是最中意的非意大利候选人。西方报纸認為，他是一个“俄国共产主义”和“中东問題”專家。同时他的言論也是“最近傳統所需要的”。他不但得到他的朋友、意大利总理的支持，还有紐約紅衣主教史培尔曼这个有势力的人物。史培尔曼不仅控制着一些南美和意大利的选票，更重要的是他代表着富足的紐約天主教堂。而史培尔曼本人是很难当选的。首先，他并不是一个候选人，其次，虔誠的天主教徒并不喜欢他。英国“每日快报”写道：“他一旦成为教皇，必然代表教庭去反对无神論的共产主义，这，可能和‘美国之音’混淆起来。”

史培尔曼曾数度和阿季节安尼安进行密談，一个为阿季节安尼安进行竞选的运动展开了。同他們对立的，是那些反对破坏四百年來都

是意大利人教皇的傳統的主教們。

这时候，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了：美国另一紅衣主教莫奈突然死去，他在死前三十分鐘，还高高兴兴地吃飯、抽烟。这就是說，只剩下了五十一个紅衣主教，其中十七个是意大利人。这意味着非意大利人已很难凑够需要的多数。就这样，緊張的选举一直进行到第十一次时，意大利人朗卡利終于当选。

新的教皇当然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原来的希望，因此，新的活动展开了；这就是怎样使新的教皇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代表美国壟断資本的“紐約时报”毫不掩飾地写道：“新的教皇是在教会同共产主义的斗争空前激烈的时候进行选举的。”新的教皇將“相信庇护十二世对共产主义的不妥协政策必須貫徹下去呢？”还是“認為在对付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教会的态度可以軟化，或者認為至少可以削弱教会对西方国家的无条件支持？”这个报纸的結論是：“前者是正确的。”

（轉載自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漫談“根據”

• 趙 理 •

有一種不正視現實的人，遇到問題，不開動腦筋尋求合理的解決，反而要向書本中去找“根據”，所找到的究竟是些什麼“根據”呢？不是某公議會的決議，就是某教父的見解，再有就是法典的規定，即便引用聖經，往往也是斷章取義，經過歪曲的。那些為統治階級、為剝削階級服務的人們，閒來無事，找些無聊的東西，并搬弄得十分熟習，久而久之就成了“權威”，就成了“根據”，經過時代的演變，這種“根據”越來越多，成了縛束人們思想的繩索，動不動就是

“施行絕罰”，“定為異端”。難道這種折磨我們還沒受夠嗎？今天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有人為的，為了維護剝削階級利益所制定的一切所謂“根據”，都應當受到批判和淘汰，我們的根據只有耶穌基督的博愛平等、救難濟貧的真精神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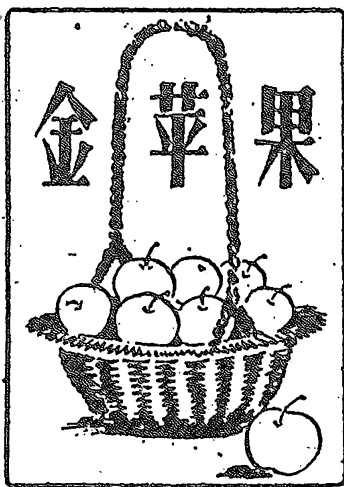
祂所傳授的純正的宗教信仰。換言之，我們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什麼“根據”！

這是什麼感情！

• 朱世昌 •

共青團廣州市委最近在廣州華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舉行授獎大會，授予大義滅親，檢舉現行特務分子的共青團員李永明、李永權以“優秀團員”的稱號。會上，廣州市公安局同時給李永明、李永權以物質獎勵，感謝他們對保衛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的貢獻。這一條閃爍着愛國主義光芒的消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教育和啟發。

我聯想到許多善良、虔誠的神長教友提出與梵蒂岡割斷一切聯繫的時候，在我們神長教友當中，總有小一部份人強調什麼感情啦，良心啦，他們說：唉！人非草木，熟能無情，道理我都懂，就是感情上一時不容易割斷……。言下之意，似乎普天之下，只有他們是最懂得感



情，又是最富有感情似的，而那些站穩立場，不畏打擊，堅決與披着宗教外衣的敵人作不調和鬥爭的人，倒反而變成了“鐵石心腸”毫無感情的人了。這是一種多么奇怪而又危險的論調呵！

試問我們能夠說，大義滅親的李永明、李永權是個毫無“手足之情”的嗎？我們能夠說，這兩個熱愛沸騰的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青年是不懂得感情的“草人木偶”嗎？不，絕不能！他們是最懂得感情，也是最富有感情的人。正是由於他們對生養撫育自己的偉大祖國有感情，對勤勞勇敢的六億英雄人民有感情，對領導我們從幸福走向幸福的中國共產黨有感情，所以才能愛憎分明，敵我分清，從而毅然決然地向公安機關檢舉了自己的“親姐姐”——現行特務分子李瓊。

面對着這個事實，一些可敬的“感情論者”不感到有點“自形慚愧”嗎？難道說，面對着梵蒂岡誹謗、污蔑、破壞我們偉大祖國和迫害中國三百万天主教友的滔天罪行，而採取冷眼旁觀，無動于衷的態度的人，我們能夠承認他們是懂

得感情和富有感情的人嗎？不，絕不能！

對於這一些人，應該向他們大喝一聲：朋友，你們搞錯了，這不是什麼感情問題，而是政治立場問題！

詞 兩 首

• 王進道 •

菩薩蠻——斥派契利

詐騙欺拐挑哄罵，誰將通諭遍
地發？教權變帝權，惡魔混羅馬。
爭奪教里位，美帝獨霸下。論定派
契利，無恥充爪牙。

浣沙溪——頌獨立自主

大砲傳來天主教，魔怪掌教行
霸道，教友人民不和好。愛國歌聲
遍地起，獨立自主掀高潮，人人稱
讚今朝好。



心和爐火一齊跳動

呼和
浩特

內蒙呼和浩特市總堂人員和聯合修院全體師生日以繼夜辛苦的結晶——土高爐于10月10日晚11點30分在歡騰的笑語聲中流出第一爐鐵水。

總堂的神職人員在王學明總主教的帶領下，每天參加深翻地的工作，當他們聽到點爐煉鐵的消息後，奔馳來到爐邊，一顆顆激動的

心，一雙雙熱情的手，跟爐火一齊跳動，一齊揮舞。當第一爐鐵水流出的時候，人們壓抑不住沸騰的心情，跟着勝利地高呼起來：感謝黨的領導，要不是黨和毛主席，我們敢也不敢想鐵水能從神職人員的手里流出來！

第一座高爐投入生產後，第一天出鐵1200斤，產量在一天天地上漲，人們緊接着又在這時，籌建第

獻售廢銅鐵，支援建設

福建
漳州

自從美帝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以後福建漳州市，神長、教友們更懷着無比憤怒的心情表示以再一次翻箱倒篋，徹底清理家底，收集廢銅爛鐵支援國家建設的心情，狠狠地打擊敵人。

黃子玉主教、沈朝儀、王承義神父，除帶頭將聖堂的大鐘及三扇鐵門和門口的鐵欄杆拆售外，還親

自上儲藏室、宿舍、鐘樓、廚房等處清查，把暫時不必要用的舊銅燈台、鐵柱及放面盆用的鐵架也全部清點出來。教友們在神長的帶動下，也都能自動地將心愛的金戒指、金耳環、錫鍋、灼台等物踴躍的獻售。經過三天的苦戰，據初步統計共賣出黃金2.47兩，美鈔25元，銅176斤，鐵5212斤，錫38斤。

二座。为了这座高爐的順利建成，大家付出了更为緊張的劳动：到离城20里外的地方搶运耐火土，于是出动了自行車10輛，搬运車一輛，一天中，往返三次，平均每人每次运土80斤。在大家的努力下，耐火土的运输工作超額完成了，眼看第二座土高爐又矗立起来。

爲多出鐵快出鋼苦戰建土爐

湖 北
老 河 口

湖北老河口教區總堂不論神父和修女，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多出鐵快出鋼，支援工农业建設，自9月13日起，与当地各宗教界偕同苦战十晝夜，建起小型煉鐵土爐13座，大型土高爐1座，已于9月23日投入生产。

为了支持建爐工作，老河口總堂捐出耐火磚6300多块。为了支援基地單位建爐，他們拆除了堂院圍牆，把40000多块火磚捐出。同时，老河口總堂艾伯脩、魯冀賢神父，从各方面挖掘出廢銅鐵600多斤和鐘樓上兩座大銅鐘，重达2000余斤，一并獻給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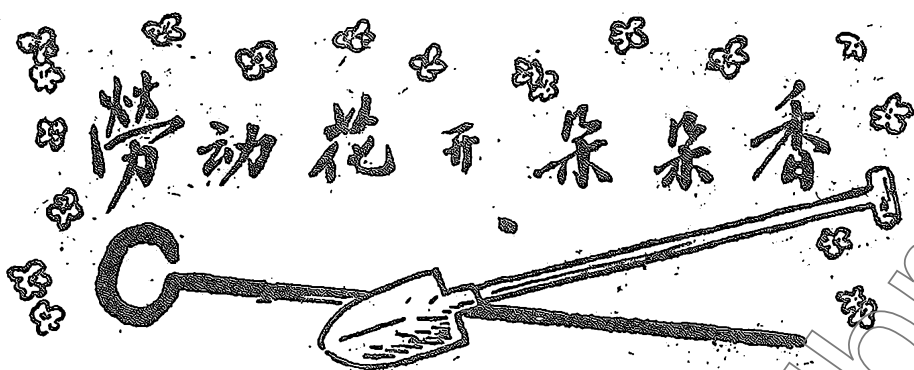
（施潤民）

開辦石室化工厂支援鋼帥升帳

廣 州

广州市天主教神職人員經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教育，尤其經過今年七、八月間向党交心后，政治覺悟有了显著提高。为了加速建設社会主义，他們开办了一个石室化工厂。該厂的全部成員都是神職人員和市爱国会的委員以及部分

教友。他們在办厂的过程中充分討論了办厂的政治意义和目的，并坚决表示：貫徹全国和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在劳动中克服了许多困难，最后終於將硫酸鋁和碳酸鋁試制成功，而硫酸鋁已开始生产。他們还滿怀信心地准备把碳酸鋁投入生产，支援鋼鉄元帥升帳。



· 河北保定 ·

深翻土地多打粮

保定市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修女，经过学习社会主义总路线，呈现了思想、工作双跃进的新局面。并决心尽早实现自食其力。

9月23日，神职人员和部分修女，在王其威主教的带领下，经过大干、特干，他们搞了一亩小麦试验田，深翻四尺以上，施底肥四万多斤，计划明年亩产10000斤。同时，搞了近二亩小麦丰产田，深挖一尺半，预计亩产2000斤以上。翻工作已全部完成，并浇了水。当

下，正积极准备播种。

又，保定市天主教神职人员修女，在翻完自己的试验田、丰产田后，于10月2日、7日，在师如

在付主教的带领下，协同各宗教界一行13人，从早六时许出发，到20里外的红旗人民公社富昌屯村，帮助群众深翻土地。到达后，立即投入了深翻土地的战斗。个个情绪饱满，干劲十足。仅六个多小时，就翻地一亩六分左右，做到了保质保量，从而博得了社员群众的好评。

（保宗）

· 浙江杭州 ·

积极筹资大办工厂

自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号召全党全民办工业以来，杭州市神长、修女、教友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

以无比奋发的心情，冲天的干劲在爱国会的领导下筹办工厂，市爱国会付主任吴文婴老教友带头投资一

千元；杭州总主教区吴国焕主教将教区公积金3600元也投入生产；丽水教区郭慕天代主教慷慨解囊，支援杭州教区投资4000元。其余神长、修女都把自己多年积蓄下来的钱拿出来投入生产，共有两万元。

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大力领导和支持之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协助

之下，杭州教区的纺织制带厂、电讯器材厂在1958年国庆节前夕开工生产了。

纺织制带厂：电讯器材厂，一个制造各种机器上的传动带，一个制造波段开关，在国防上、化学仪器、医药仪器设备上都是主件，这两个厂在工业上极其需要的。

· 陝西 安康 ·

今日深翻地 明天慶豐收

10月上旬在安康专区开展了一个六十万大军的抬田、深翻地运动。工农商学和各阶层

人士都投了这一运动。安康教区总堂神父、修女和青年教友们，也积极地行动起来，参加了安康城郊的深翻地工作，在工地里，他们的干劲大，信心高，都是心情愉快地劳动着，虽然手掌起了泡，腰有些酸痛，但无一人向困难低头。龔举安神父说：“下地干活就等于上前线



作战，我们要拿出战斗的姿态出现在田地间，我们要在实际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罗国琇

修女和罗国兰姑娘还担任了赴石泉、洵阳两县抬田、深翻地大军的随军医师。她们说：“我们保证不让一个战斗员因负伤或小病而下阵，一定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把伤病员护理好。”

（張英才）



越南神長教友应邀來我国訪問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邀請的越南爱祖国爱和平天主教徒聯絡委员会代表团，在我国建国九周年的国庆节来我国首都——北京觀礼，并于国庆节后赴东北、上海、武汉等地进行參觀訪問。

代表团一行四人，团长阮世詠（神父）、团员有武成禎（神父）、翻平（教友）和翻譯一人，于9月29日晨到达北京。同日上午代表团到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拜訪了皮漱石主席，并对这次被邀請来中国觀礼訪問，特別是一踏入中国国境，从南宁、武汉一直到北京，沿途受到各地神長教友的热烈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謝。晚上，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設便宴为代表团洗尘。

代表团在10月1日于天安門前觀礼台上觀礼。3日由皮漱石主席、李德培付主席陪同到东北參觀。代表团在东北沈阳、鞍山、撫順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參觀，受到了当地爱国会和神長們的热情招待。

7日代表团由东北返京，与中

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負責人和北京教区的神長教友們开了兩天座談会，代表团認為中越兩國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迫害，教会也曾經同样被帝国主义利用为侵略的工具，梵蒂岡和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所作所为，在越南也作了同样的事情。因此認為中国天主教会能够和广大人民一道在党与政府的支持下站立起来，摆脱梵蒂岡的反动控制，自选自圣主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正义的行动，他們坚决坚决的支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正义斗争。代表团还表示支持我国解放台湾及沿海島嶼的斗争。

10日国务院楊付秘書长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全体代表团。11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設宴給貴賓們餞行。

代表团于12日由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曹道生付主席陪同去上海、武汉等地进行參觀訪問。

（甫华）

打退天主教反動勢力的進攻

(華沙通訊)

人民日報記者 李 克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波蘭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远比其它欧洲国家流行广泛。宗教势力影响較深。波蘭絕大多數居民信奉天主教。

波蘭統一工人党的宗教政策一向是保証宗教信仰和正当宗教活动的自由，同时也不允許宗教势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1956年波蘭統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之后，政府又主动調整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12月間，政府代表和天主教主教团的代表簽訂了協議。根据这项協議，国家同意在大多数家长的要求下，可以在学校設立非必修的宗教課程。給予教会活动的这种方便，甚至在資本主义国家也是少有的。同时，天主教主教团在協議中承担了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义务。波蘭統一工人党的宗教政策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象哥穆尔卡同志在九中全会上所說：“唯心主义的世界觀將同唯物

主义的世界觀长期共存。毫無疑問，教徒和非教徒，教会和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和教会当局也將长期共处。从这里应当得出結論，并且不仅是我們，而且教会也应当得出結論。我們根据必須共处的前提作出了这样結論，自然，这并不否認某种思想斗争的方式，但是应当完全排斥政治斗争。”

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自从波蘭紅衣主教章辛斯基訪問了羅馬梵蒂岡之后，天主教会当局日益破坏自己的諾言和所簽訂的協議，在愈来愈广的战綫上向社会主义制度，向人民政权发起了进攻。教会当局成了反动势力的中心，一切敌視社会主义制度的渣滓，修正主义分子都集結在它的周圍。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猖狂活动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憤慨，也引起了爱国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員的反对。

党和政府对天主教反动势力的进攻給予应有的反击，这种反击受

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欢迎。

首先，自今年6月份起，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揭露了天主教反动势力的反动言行，使他們反人民的丑惡咀臉大白于天下。天主教反动分子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进行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勾当，紅衣主教章辛斯基在傳道时就不止一次发表攻击社会公有制的言論，他在給华沙大学生傳道时竟說：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公有化是不公正的，是濫用职权和无法无天，財產私有權是人的自然權利。教會上层分子經常利用傳道否決人民政权的成就，挑撥信徒与人民政权对立，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天主教的反动势力竟在教堂內秘密印刷反对社会主义的宣傳品。天主教教會竭力把由于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思想影响所产生的道德敗坏、酗酒、偷窃等惡行說成是共产党政策的结果，好象只有抛弃社会主义思想，只有信仰上帝才能使道德革新。有的教区的主教处拟定了許多荒謬絕倫、无聊可笑的信条，作为人們生活的准则。例如这些信条中規定不准男女一起跳舞，因为这能引起邪惡思想；教會也反对任何的避孕和墮胎，說那是“杀人”。教會

当局虽然滿口仁义道德，可是教會反动分子极力維護不人道的人剝削人的制度，充分暴露了教會当局的道德的伪善性質。教會一方面說偷窃是不道德的，可是另外又宣揚，售貨員盜窃国家財產是正当的，只要这种偷盜不超过維持家庭生活的需要。教會反动分子在农村企图夺回农民根据法律所分得的土地。各地教堂神父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曾多次阻撓，不准共产党员死后葬入公墓墓地。

所有这些活动显然都超出了正当宗教活动的范围，是为国家所不允許的。各地报纸对教會上层反动的教士都指名道姓的进行揭发。这大大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宗教反动势力的認識。天主教反动分子开始在人民中孤立。8、9月間，尽管教會当局利用宗教节日，声嘶力竭号召教徒到波蘭宗教中心明山教堂去朝圣，并企图把这一行动变为政治示威，但是，响应教會当局号召去朝圣的人，大大少于以往的年代。

其次，在学校教育战线上，党和国家制止和打退了天主教反动势力肆无忌惮的活动。教會当局力图影响和控制青年一代，拼命爭夺學

校这一块障地。天主教主教团不愿与政府的协议和国家宪法，企图把学校中的宗教课变成必修课，并通过教宗教课的教员对不愿上宗教课的青少年施加压力，主教团号召在每个班级挂上十字架，在课间集体祈禱，竟然想改变波兰学校的世俗性质。今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后，政府作了严格规定。宗教课程只能是非必修课，只有在大多数家长的要求下才能开设，宗教课只能在正课之前或以后进行，宗教课分数不得写在学校证件上。课间不得作集体祈禱，不得在学校悬挂十字架和“圣象”。政府这一决定受到大多数学校教师和家长的支持，各地的学校已把宗教课改在课外进行。十字架和圣象被从绝大多数的学校里抛了出去。宗教反动势力曾极力抵抗政府这一措施，在开学前，反动的神父们就威胁信仰宗教的家长给学校写信，要他们的子女受宗教教育。学年开始后，天主教主教反动的活动更变本加厉，他们鼓动一部分家长到学校闹事，用强力把十字架挂在学校的墙壁上，部分地方曾因此一度妨碍了学校教课的正常进行。但所有这些都受到政府的坚决制止和广大社会輿

論的同声指责，部分煽动闹事的反动神父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有期徒刑。

国家坚决制止了教会当局的违法行为和不服从国家法令的行为。天主教主教反动分子藐视国家法令，在钦斯塔霍夫城的明山教堂非法秘密印刷未经国家审查机关的反动传单和小册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检察机关侦讯出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进行了搜查并予以查封。主教团在事实和群众压力面前，不得不低头认错，保证不再出版非法印刷物。国家机关也坚决制止了主教团企图以“慈善活动”作幌子，进行政治活动的行为。不久前，从美国和其它国家，以帮助贫穷人和儿童的名义，陆续寄给大主教章辛斯基一批“礼品”，国家提出成立一个包括天主教主教团在内的，有各社会团体参加的福利委员会来分配这些“礼品”，但天主教主教团拒绝了这一建议，并要求赠送者中断邮寄赠送品。这说明天主教会当局企图利用这些“礼品”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政府坚决反对教会当局这种行为，并扣留了这些所谓“礼品”。最后，教会当局不得不被迫同意政府的建议。

反对人民政权的人，不管是否穿着袈裟，都要受到国法的制裁，最近在华沙、克拉科夫、克列茨省等地，国家机关逮捕了一些群众滋事，煽动群众反对政府法令的反动神父，并判处他们以应得的徒刑。

目前，天主教反动势力在国家坚决的措施和广大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暂时销声敛迹，因为他们知道，对人民力量的任何抵抗必将受

到人民新的更有力的回击。然而，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斗争仍然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天主教顽固的反动势力并未服输，他们仍然待机而动，准备新的进攻。但是，随着波兰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日渐提高，天主教反动分子会越来越孤立。

（转载自1958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匈抗議美公使館庇護叛國 犯曾明蒂

（新华社布达佩斯10月23日电）匈牙利外交部22日送递給美国駐布达佩斯公使館一份照会，拒絕了美国公使提請匈牙利政府允許匈牙利叛国犯明曾蒂出国的要求。匈牙利外交部并就此事抗議美国粗暴地干涉匈牙利的內政。

明曾蒂是天主教的紅衣主教，他曾因犯叛国罪而被匈牙利政府判刑。1956年反革命事件期間，他被非法釋放后再次犯下了反人民的罪行。但是，在反革命事件以后，美国公使館却庇护了他，一直將他收容在公使館內，使他至今仍逍遙法外。匈牙利外交部在这次給美国公使館的照会中严正地指出，美国这种行为严重地違反了国际法。

这份照会中声明，匈牙利政府坚决認為，是否允許明曾蒂出国和是否饒恕他，完全属于匈牙利的內政，美国人无权过問。美国公使館要求允許明曾蒂出国，完全是一种干涉匈牙利內政的行为。

1950年“聖年”——一個大規模的國際性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陰謀活動

~~~~~ 奔 流 ~~~~~

“聖年”是教宗卜尼法爵八世在公元1300年首次宣布的，以後經歷代教宗遞次改為50年一次，33年一次，直至最後的25年一次。

1950年“聖年”，是教宗庇護12世在1949年聖誕占禮宣布的。

梵蒂岡通過1950年“聖年”的活動，配合美帝國主義掀起了一个規模巨大的反共反人民的浪潮，企圖搞垮社會主義陣營，破壞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以便讓它的主子——美帝國主義吞併全世界。雖然這一罪惡陰謀未能最後實現，然而許多人却上了當受了騙，甚至在今天有的人還在“聖年”問題上為梵蒂岡辯護。因此有必要追溯一番，並加以分析批判，以弄清是非。辯明真相，也可能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梵蒂岡的假貌偽善及其反动本質。

“聖年”的舉行，是與時代背景有着密切關係的。二次大戰後，

在世界上繼蘇聯之後出現了許多人民民主國家，尤其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因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在全世界各地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社會主義深入人心，給各國工人階級和工人革命運動以巨大的鼓舞。日益覺悟的廣大勞動人民向資產階級展開了尖銳的鬥爭，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蓬勃的發展、壯大起來了。與此相反，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被大大削弱了，資本主義制度已成為被唾棄的垃圾了。處在垂死階段的帝國主義者惊慌萬狀，迫不及待的地一方面用武力進攻社會主義國家——侵略戰爭即其一証；另一方面則積極宣揚資本主義的神聖不可侵犯，並對共產黨大肆污蔑，欺騙廣大勞動人民，其目的是最後搞垮工人運動，以達到維護資產階級的血腥統治。

依靠資本主義制度發財致富而

成为壟斷財團的梵蒂岡，在这样一个烈火燒身的趨勢之下，也慌了手脚，叫囂反共。与美帝国主义搞秘密协定，策划反动阴谋，以保其資本主义的殘局，梵蒂岡把这样反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当成了自己的基本任务，因此它的全部活动和力量皆服从这个反动的政治目的。这样，就不难理解“圣年”所具有的反动政治本質及其阴谋了。

庇护12世在1949年聖誕节的广播——“論圣年”中，已經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罪惡企图。广播中把圣年称作“偉大的归正年”和“大赦圣年”这样从一开始就把反动政治包在宗教外衣之內了。广播照例地把共产党丑化、污蔑了一番，而將自己勾画成人类的救星。其中着重对“在一般社会”和“在国际間”应如何反共反人民作了动员和佈署；照他的說法，那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人即是“归正”，教徒为了同样目的进行“圣年”朝拜的就能得大赦。

“論圣年”广播中首先搬出来梵蒂岡的所謂“功績”炫耀一番，企图使人們相信梵蒂岡是人类利益的維護者，但可笑的是庇护12无例

可举，却將“在非洲若干地区，因基督精神的彻底解决了社会上的公私生活的若干問題，成了該处社会生活的中流砥柱，”的謊言拿来滥芋充数。但是誰都清楚地知道，在非洲天主教是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者，傳教士所干的“功績”是把非洲人变成了殖民主义者的順民。这正是干预了該地的“公私生活”的結果。所謂“基督精神”——更好說是殖民主义——的存在，那不过是靠了帝国主义老板的支持而已。

广播接着表示“痛心”，“不仅在欧洲若干地区，而在亞洲，在疆域最廣的中国，該地为了无情的战争，竟將生活的園地，一变而为死亡的墳墓。”这些陈詞滥調根本不值一駁，鉄的事实証明我們生活得越来越美好，而这正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才开始的。当然帝国主义是痛心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广播之所以特別提到中国，那是因为下文所涉及的都与中国有关。

针对上述捏造的“事实”，所以广播对“在一般社会”問題上，对人民摆脱資本主义枷鎖，从奴隶上升到人类应有的地位，对領導劳动人民翻身的共产党，以及在对敌專政，对内民主等基本制度方面，

皆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广播诽谤我们的革命是“违反天主的计划”，污蔑这是“把天主的秩序一脚踢开，践踏人的地位，剥夺人最神圣和极基本的自由……”，广播把人民的政府说成是“独裁的政府”，人民则是“独裁政府的奴隶”。这种说法正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庇护12却颠倒黑白硬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广大劳动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并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庇护12所讲的当然不是这种人，而是被打倒的穷凶恶极的阶级敌人，既然是敌人当然就必须对他们专政，并剥夺他们反人民的自由，这是不可諱言的。那么只好让庇护12痛心去吧！

这里要弄清楚所谓“天主的计划”“天主的秩序”究竟它的真实含意是什么？因为这是梵蒂冈挂在嘴巴上的进行反动政治活动、迷惑人心的大前提——梵蒂冈的资本。当搞明白这个大骗局之后，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所摆的迷魂阵也就不攻自破了。概括地说，不论是“天主的计划”或是“天主的秩序”，其全部内容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

已。“信经”、“广播”上已经发表了大量事实，都证明了20世纪的梵蒂冈，其所以拚命的宣揚资本主义的神圣和永固不破，所以打着有神无神不能并存的幌子和法西斯、帝国主义一起摇旗呐喊，甚至连假面具也扔掉干脆搞起武装特务间谍勾当进行反苏反共……总不外是一个目的，即挽救那个因阻碍社会前进而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梵蒂冈与帝国主义所不同者，乃是將这样一个罪恶的制度神圣化，加上个“天主的秩序”“天主的安排”而已，这就是我們所說的宗教外衣。因此梵蒂冈与帝国主义是異曲同工。在今天梵蒂冈口里所講的天主，实际上就是资本家的代名词，因为按照梵蒂冈的逻辑去做则大大有伤天主的尊严，相反的，对资本家却有万利而无一害。由此可知，在“资本家的计划”和“资本家的秩序”的大前提之下，所搞的一切名堂，自然都跑不出“资本家的利益”这个圈子。

因此，广播强调这个大前提“是现实的，正义及合法自由的基础”，号召“个人主义及阶级斗争主义”（指共产党）放弃革命，美其名曰“回到自然及基督的原则”。

当然按照这个圈套去鑽的結果，肯定是广大劳动人民放弃革命，放下武器向资本家缴械投降，这么一来资本家的秩序就实现了。所以广播說：“一旦人們能根据以上原則，承認大家都是同样的平等，就可以省去若干駭人所聞的斗争……”。其实一旦资本家得逞以后，资本家残酷地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才真正是駭人所聞呢！哪里有什么平等可言？！庇护12对少数资本家剝夺广大劳动人民的人身自由閉口不言，而当人們起来反抗压迫和剝削的时候，他却这样“人道”起来了，叫起“平等”来了。这說明庇护12和帝国主义、资本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广播对那些吸血鬼——资产阶級作了动員指示：“你們弱小受压迫的呀！你們的处境，无论如何悲慘，你們爭取正义的名分是存在的，不得动摇。”看！庇护12在痛心，咒罵了一番“欧洲若干地区”和“在亞洲，在疆域最广的中国”的人民之后，馬上鼓励这些反革命分子反动到底，并授与“不得摇动”的对策。这些反动透頂的言詞怎么能和“圣年”連系在一起呢？但孰不知这正是“圣年”的重要意义之一。

此外，对“在国际間”的問題上，甚至不加隱晦的公然号召反革命分子暴动。广播說有許多国际不同的神父教友来自世界各国，“使我們相信，这千千万万热心子女，將作最忠实的先鋒队，去为和平奔走，他們豈不是要帶着我們的降福回到他們的祖国，宣布基督的意旨及基督和平的威力、而掀起若干和平軍鳴？”很清楚，庇护12打算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父教友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宣傳，并授意他們回国去进行反动宣傳和組織反革命暴乱，以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这就是“論圣年”和“圣年”朝拜的另一个重大阴谋。

广播狂妄地說“天主絕不容許这充滿和平指示的‘主之和平’給惡意搗乱了，侵略了。不但民与民之間、即一本国之中，亦不許有类似的破坏，至于那褻圣之手（撕破和平之手）是自遭天主的义怒，將为整个人类所唾罵！”庇护12簡直瘋狂已达极点了，他公然干涉其他国家內政！这不許那也不許，滿嘴的“和平”，試問庇护12所講的是什么和平呢？是誰的和平呢？难道讓帝国主义、反动統治騎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无惡不做叫作“和平”

？难道受尽苦痛的人民要求恢复一个人应有的待遇就叫做褻圣？庇护12把將这些反动透頂的謬論用“基督“和平”字眼裝璜起来，真是无耻已极！实在令人憤恨！

广播最后“企望着偉大的归正”，戳穿了說就是企望人們都倒向帝国主义，下面有三个“偉大的……”值得深思。“偉大的，因为將有无数子女来到，我們給他們保留着极热情的亲抱；”“偉大的，因为有若干子女从远方来；”“偉大的，因为必定发生范围极大的反响。”从这几句可以看出整个圣年的全部阴谋，这就是說，梵蒂岡通过圣年朝拜这一阴谋。將吸引許多人——特别是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神父教友到梵蒂岡去聆听庇护12的反共、破坏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教誨”，这样，不仅前往羅馬朝圣者將被注入毒素，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朝拜的人把毒菌帶到全世界各个角落里去，去迷惑、煽动更多的人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这就是梵蒂岡所認為圣年偉大的真正含意。

因此，說“圣年”是一次規模龐大的国际政治阴谋活动是无可置疑的。

1950年的“圣年”在这样一个极其毒辣的卑鄙企图下揭幕了。圣年的活动是极其頻繁的。从反动刊物“鐸声”（又名神职讀物）所透露的一些片断的消息亦可窺見一斑。圣年开始后，梵蒂岡接待了大批朝圣者，有所謂“各国的政界名流”，“鐸声”評論說，这“实为加强教廷与各国間外交关系之良机。”而活动最頻繁的要算是泰勒了，“鐸声”报道說：“数月以来，美利坚合众国之代表D. Myron Taylor 屢往返于羅馬及美国总统之間。”此外，紅衣主教司培耳曼“三月一日也飞去羅馬，討論梵蒂岡和美国建立固定使节”的阴谋。在“圣年”中还召开了一些国际性的阴谋會議，如三月間召开了“世界天主教出版會議”和九月間召开了有20余国的代表700余人参加的“国际公教社会服务會議”，来配合梵蒂岡的反动政策統一行动。庇护12除接見了大批朝圣者并发表了不少反动謬論以外，并借宗教活动形式販賣反动政治毒素，例如“在耶穌苦难日与四万朝圣者一同祈禱，为使世界上之仇恨与分裂快快停止。”显然祈禱的目的是使共产党垮台，恢复資本主义世界的統一。

此外又趁庇護十二加冕十一週年紀念、列品典禮，萬人游行慶祝致命童女卜辣格以及“欽定圣母升天為公教信條”等活動之際，進行反動宣傳和不可告人的勾當。據法國“鬥爭周刊”揭發，梵蒂岡利用這個機會物色間諜對象，報道說：“辦理這項招募活動的負責人是耶穌會的將軍（會長）桑塞斯。”在四月五日梵蒂岡又宣佈特別增添了中文廣播節目，以便給中國的反動分子，反命分子打氣。

總之，這些活動都是圍繞反共反人民這一目的進行的。所謂宗教活動只不過是梵蒂岡一貫玩弄的障眼法而已。

7月10日，梵蒂岡又發布了一個所謂“希望和平通牒”，雖然通牒中仍是老調重彈，但从文字中更可進一步透視“聖年”的詭計。通牒把聖年稱做“喜樂之緣”，“因為……我們看到聖年內許多民族都擁擠到羅馬，……我們除了以極熱的心情迎接這無數量群眾外，而且以父愛的口吻給他們講說了新的，馳名的聖德芳表，為糾正人們的風氣，……此項勸勉並非無效。”這里已經道破了梵蒂岡對去羅馬朝聖者貫輸了反動毒素的陰謀，所謂“

講說了新的，馳名的聖德芳表”的目的是為了“糾正人們的風氣”，當然這指的是糾正人們傾向社會主義，要求獨立、自由、民主，要求擺脫資產階級血腥統治的風氣，梵蒂岡之所以稱聖年為“喜樂之緣”，乃是不少人上了當，而那些反動的傢伙的反動性更加强了，這正是通牒說的“此項勸勉並非無效”。

通牒中大談“和平”，強調說：“不許用武力叛亂來獲得有許多群眾需要走上人道所應有的境界，而只應用公理來進行，為此，需要真理及公義的領導，及早掃除分裂及離間群眾的一切反動言論。大家都盡心撲滅戰爭。真和平的堅強原理——教會不獨指導人們獲得永生，也是保障國家人民的基础。”从通牒這一段可以清楚地看出，梵蒂岡假仁假義的充當那些飢寒交迫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所謂“保護者”和“指導者”的真實面目，它告訴工人階級，要改善痛苦的境遇只能向資本家“講理”，如果進行革命就是叛徒；它要大家都起來撲滅、絞殺革命運動，按照梵蒂岡的邏輯就實現了所謂“和平”了，而梵蒂岡也就恬不知恥地把自己扮演成“和平之神”。然而人們都懂得：在

資本主義國家之內的廣大勞動人民，要想改變自己的悲慘的處境，就必須團結起來進行鬥爭，打倒壓在头上的統治者，奪取政權，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成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資本家根本不講什麼真理和公義，因此向資本家講理的方法等於要老虎不吃肉，毫無作用。既然不許訴諸武力，講理又無用，而梵蒂岡明知如此又偏偏這樣煞有介事的“勸勉”，這不是明明的大騙局又是什麼呢？可以設想，梵蒂岡既要牢牢地巩固資產階級統治，又表示希望工人階級“走上人道所應有的境界”，這當然是辦不到的事；它叫人做那些根本行不通的事，結果必定是引誘工人階級走上迷途，仍舊置廣大勞動人民於資本家的桎梏之下。這就是梵蒂岡的所謂慈善的本來咀臉，這也是資本家，例如美帝國主義所器重的所在。

通牒所希望的“和平”，自然是資本家所要求的那種和平，反過來說廣大勞動群眾可就倒了楣。作為壟斷財團的梵蒂岡一直都非常關心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關係問題，也就是梵蒂岡通常所說的“勞工問題”。因此他們時時刻刻販賣着他們的空頭支票，幻想以虛偽的

安慰換取勞動人民的血汗和生命來飽暖沾滿血腥雙手的資本家，幻想以此扭轉前進的歷史車輪。他們虛偽地裝做關心勞動人民的朋友和慈父，他們向勞動群眾說盡了好話，甚至有時也賊喊捉賊地罵兩聲資本家過多的貪慾；但另一方面他們却想盡一切辦法絞盡了腦汁來維護這個使勞動人民貧困、破產、抱恨終身的罪惡根源——資本主義制度。它硬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強加在受苦的工人階級头上，還厚着面皮叫做“天主的秩序”。如庇護11“就露骨地說過：“勞動力不能脫離資本家而存在”，“工人必須誠心誠意地為企業工作，而不應為維護自己的權利動用暴力。”更可恨，也更可笑的是暈了頭的庇護12的不能自圓其說的荒謬論調，當他那套繼承的理論破產以後，他就搬出來一套連他自己也說不服的東西來騙人了，例如他曾說：“高高在上支配着我們命運的天主規定世間富人与穷人并存，是為了更好地考驗我們為人的品格”，“你們之所以是普通工人并非偶然，而是天主的意義深奧而不可言傳的預定。”這簡直純粹是胡說八道，一派謊言，他們為了這個腐朽透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

存在真是挖空了心思，費尽了牛力，没办法的时候就搬出天主来胡乱搪塞一陣，这对我們纯洁的圣教会来讲实在是奇耻大辱。这根本用不着分析批判，一句話，劳动人民若想过人的生活，在梵蒂岡看来那簡直是大逆不道罪該万死。事实已經粉碎了这种謊言，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不要資本家才生活得越加美好，不是劳动的人民离开了資本家不能存在，相反正是資本家（梵蒂岡也在內）脱离了劳动人民才无法再进行剝削。正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梵蒂岡才喋喋不休地在劳工問題上大做文章。“圣年”的机会当然是不会放过的，因此梵蒂岡將破坏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即列为“圣年”的重点工作进行。

縱然他們使用了千方百計，但在前進的历史車輪下終会被軋得粉碎，日益覺悟的广大劳动人民已經看破了梵蒂岡假貌伪善的醜惡面目，他們像对待一切資本家一样地离开了給自已帶來无穷禍患的梵蒂岡。例如比籍神父，帝国主义分子賈尔定（J. Cardijn），这个專門搞分裂工人运动的人物在一篇“圣教会面临着全世界轉變”为題的文章中曾不打自招的供認了这点，他

說：“教宗（庇护12）見我时，他很嘆息地把薩利爱枢机主教前二日向教宗說的話再三告訴了我，“圣父，威胁圣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劳工們一些不認識也不了解圣教会的社会政策”，这是值得我們痛心疾首，反复考虑的，教宗良13发表“劳工通牒”已有50多年，教宗庇护11发表“四十年通牒”已有15年，（*Divini Redemptoris*）通牒发表已經十年，現任教宗庇护12無論无綫电广播，私人召見，不斷地說明教会对劳工、劳工家庭、提高劳工生活的意見，但为什么劳工們不認識圣教会的社会政策呢？我們都知道教宗庇护12是非常关心这問題的。教宗庇护11二十年前沉痛地說：“19世紀最大的不幸就是圣教会失掉了工人階級”，又說“劳动群众需要圣教会，圣教会也需要劳动群众”。

这里把“失掉了工人階級”說成是“19世紀最大的不幸”，把工人階級对教会的社会政策不認識（？）說成是“威胁圣教会最大的危机”，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梵蒂岡对此問題寄与极大的关注，其原因不外是失掉了廉价的劳动力，失掉了剩余价值的剝削利潤，更重要

均是工人阶级的队伍的巩固扩大的结果将无疑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因此梵蒂冈才全力以赴地拼命喊叫；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梵蒂冈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白费勤了，工人阶级不是不認識教会的社会政策，而正是对梵蒂冈的愚弄，欺騙有了深刻的認識和体会才不再上当的，很明显，梵蒂冈的社会政策，只不过是資本主义的改裝而已，梵蒂冈認為是不幸，那只好讓它不幸去吧，又有什么法子呢？当然梵蒂冈仍要坚持它的反动政策的，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他們，这是因为梵蒂冈站在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場的原故，那也只有自作自受而已。至于“圣年”中宣傳的收效也只不过是暫时的景象，这如同美帝国主义的軍事繁荣一样，它的寿命是长不了的。

x      x      x      x

（上接第46頁）

这时众人虽然已望不見耶穌，但仍不失望地向高空仰望，忽然天空降来兩位穿白衣的天使，向他們說：“加里肋人啊！你們为什么还站在这里向天瞭望呢？这位离开你

从上述“圣年”活动：梵蒂冈12的广播、通牒等各方面都有力地証明了所謂“圣年”朝拜，是美帝国主义周旋策划的、大规模的国际阴谋，决不是什么宗教性的活动，它的一系列活动都由一条来自美国白宫的白线串連着，那就是反共反人民，配合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散佈毒气，制造緊張，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向社会主义陣营进攻。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梵蒂冈的真实反动本質是多么兇狠毒辣，仅以“圣年”这一事实就可以使人們清楚的看到梵蒂冈不仅是我們正直热心的教友的敌人，它更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有正义感的人們的共同敌人，如果有人对梵蒂冈还恋恋不捨，还幻想重重，那真是認賊作父毫无人民立場的奴性表現。



們升天去的耶穌，你們見祂这样升天去，还将照样降来。”天神說完話，隱身不見了。于是众人起身載欣載舞地回到耶路撒冷晚餐厅內，按耶穌予許的話，等候圣神降臨。

（耶穌傳終）

# 各地 簡訊



## 吉林省愛國會宣告成立

吉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於8月21日召開，至9月13日勝利閉幕。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共81人。

會議期間，全體代表開展了向黨交心運動。

會議最後通過了吉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成立了吉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選舉了愛國會委員。

(丁鹿樵)

## 貴陽市二屆教友代表 會議閉幕

貴陽市天主教友第二屆代表會議

於9月21日至28日舉行。

會議聽取了周健靈主任代表市愛國會上屆委員會作的“貴陽市天主教友反帝愛國運動二年半來的工作情況及今後任務”的報告，並就羅馬教廷於今年6月29日的反動通諭開展大辯論，與會代表對這一反動通諭提出嚴正的抗議。

出席此次會議的神長教友及各修會代表共60人。(愛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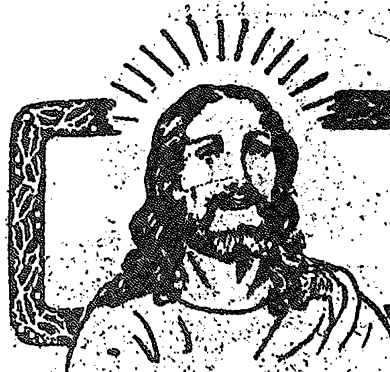
## 安康教區神長教友進行 社會主義教育學習

陝西省安康教區的神長教友，於8月9日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學習，並於9月24日勝利結束。參加這次學習的有神父、修女、修生和教友共50人。全體與會人員在學習期間一致表示，中國天主教必須與羅馬教廷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宗教上割斷一切關係。

(張英才)

(封面說明) 越南民主共和國愛國和平聯絡委員會代表團應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應邀來我國進行參觀訪問時在北京南堂門前與中國神長教友合影。前排左起：①越南代表團團員嚴文札先生、②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付主席曹道生、③越南代表團團員武成禎神父、④北京教

區姚光裕主教、⑤越南代表團團長阮世詠神父、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皮漱石總主教、⑦越南大使館周秘書、⑧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付主席李德培付主教、⑨越南代表團團員翻平先生、⑩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付秘書長楊高堅主教、⑪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吳云濤同志。



# 耶穌傳

·李德培作·

(張鶯掄圖)

(接上期)

說也奇怪，網一下水，就覺着連船往下墜；再一拉網，因魚多得很，網竟然拉不動了。主的愛徒若望覺得事出稀奇，注目凝神地再向岸上細看，恍然大悟，大声呼喚着向伯多祿說：“是主子！”

那時正值初夏，夜間雖然涼爽，但一操勞，却要滿身淌汗。伯多祿正在赤裸着身體工作，一听若望喊叫“是主子！”急忙披衣束帶，投身入水，跳在海內，游泳上岸，為能早一時與主耶穌晤面。別的宗徒，因為离岸不太遠（約30丈），拖着網，划着船，也一齐上了岸。上岸後，他們見有燃着的火，在火上有烤的魚和餅，清楚地知道，耶穌已經給他們準備了早餐。

“把你們方才打的魚，也拿几条來！”耶穌親切地向他們說。

伯多祿應聲而去，取了魚來。因為在岸上拉網比在船上容易的多，他們拉上網後，里面滿兜是

魚，看了看竟有253條大魚；魚雖然多，而網並沒有破。

耶穌又向他們說：“你們來吃早飯吧！”

伯多祿和四位宗徒還有兩個門徒齊集耶穌面前，圍繞而坐。據聖經若望的記載：“他們——宗徒們雖明知是主子，但誰也不敢問他：你是誰？”。而耶穌却向他們表示極度的親愛，仍如受難前一樣地照料他們。上前取過餅來，先祝福了，分給他們；隨取魚來，也同樣分給他們吃。

## (2) 遣徒傳道

瑪豆、貳捌，16—20。

第七次在第伯里海邊的顯現，得見耶穌的只有少數的宗徒；按耶穌預定的計劃，這次顯現只不过是下邊第八次顯現的序幕。在這次顯現時，宗徒們遵照耶穌的指示，得了無數的魚，滿足了他們物質的要求；而在下回顯現時，耶穌却要

授與他們教訓萬民的  
職權和  
能力，  
建立他  
們為聖  
教會的  
管理人。  
故此耶  
穌臨別  
的時候，  
吩咐了  
伯多祿，  
要他在



最近幾天內，把宗徒召集在加里肋  
的某山上，等候自己。

据圣史瑪竇的記載：宗徒十一  
人，按照耶穌的指示，齊集在加  
里肋的那座山上？圣瑪竇說，只有  
十一位宗徒等候耶穌的显现；而保  
祿宗徒在致哥林多教友一書（拾  
伍、6）上說：“然后显现給五百  
余弟兄，其中大多數到如今还活  
着。”——圣史瑪竇說显现給宗徒  
十一人，其用意在于証明耶穌于升天  
前把傳教訓導萬民的職權，亲自交  
給了宗徒們；而保祿却說成五百余  
人，是要証明耶穌死后確已復活，

不但显现給宗徒們，同时也显现給  
弟兄五百余人，这些人中到如今还  
有活着的，他們可以再一次地作  
証。二位圣人因为記述的目的不  
同，故把同一事实的光景描写得  
有些出入，其实并不矛盾。

除宗徒外，这五百多人中，絕  
大部分还未看見过复活后的耶穌，  
故他們得到通知后，无不兴高采烈  
地、按时齐集山头。众人正在默禱  
期待的時候，耶穌突然显示于众人  
面前。据圣瑪竇的記載，众人見到  
耶穌，心情暢快，不自覺地表达出  
欽崇愛慕之情，一齐上前朝拜了耶

耶穌。耶穌慈祥而庄严地当着众人向宗徒們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力（父）全給了我，故此（我派遣）你們去訓誨万民，并用父及子及圣神的名字，給众人付洗。凡我所吩咐于你們的，全叫他們遵守。同你們日日相惜，直到世界穷尽。”——这时耶穌身立山头，俯視环宇，把普天下万民全收攬于自己怀抱之中，祝禱普世群生全部沾得救贖之恩而得能升天。遂即殷勤地指示給宗徒們傳教救人应作的事項（1）教訓万民，这是第一个任务，并傳布福音，直到天涯地角，縱然世上还有一个不認識耶穌的人，傳教的責任就不能卸掉。（2）用父、子和圣神的名义傳圣洗。接受了訓誨而真心願意信奉皈依耶穌的人，當給他們傳圣洗，授以超性的生命，迈进圣教会的大門，成了耶穌的徒弟。为保持和增长这超性生命，还該領其他圣事奧跡。（3）为能得救，只有信仰不够，还得躬行实践地遵守耶穌的誡命。耶穌曾不只一次說過：“不是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就能得救，唯有那遵行打发我来的在天父的命令的人才能得救”。耶穌在这里更具体強調一番說：“凡我所吩咐于你們

的，都要教他們遵守。”这是升天堂的必須条件。

这第八次的显现，是耶穌要离世升天的前夕，对宗徒們頗有依恋不捨的心情；自己升天以后，又怕宗徒們感覺孤独无依，因此悽愴恳切地向宗徒們說：“我升天走了之后，你們不要怕，因你們不是孤立无援的，我要同你們日日相惜，直到世界末日”。意思就是說：你們出外作傳教教訓人的工作，我时时刻刻地傳給你們神力、神光，使你們坚决勇敢，聰明理智，在进行工作时，不致隕越錯誤；因你們所作的事务，实际就是繼續我救世的工作，我时时刻刻要与你們相惜，直至永远。

## 197 耶穌升天

瑪爾谷，拾陸，19；路加，貳肆，51—53。

宗徒們在加里肋山上接受了偉大的使命以后，遵循耶穌的指示，又回归了耶路撒冷。

帳幕节的前十天，宗徒們在晚餐里正在吃飯的时候，耶穌作了最后一次的显现，亲在他們中間，根據在經上所記載，這事，給他們說明了，基督究竟为什么要受苦受

难而死，死后第三日又复活的奥义，并吩咐了他们要把一切所得、所见、所闻关于耶稣救世事跡，尽力宣傳給普世万民，从耶路撒冷开始。渐渐普及到遐邇各地。同时更剴切的嘱咐他們說：“暂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靜心等候父所許的，就是你們日常屢次听我說的——圣神；因为若汗不过是用水授洗，你們过不久时，却要領受圣神的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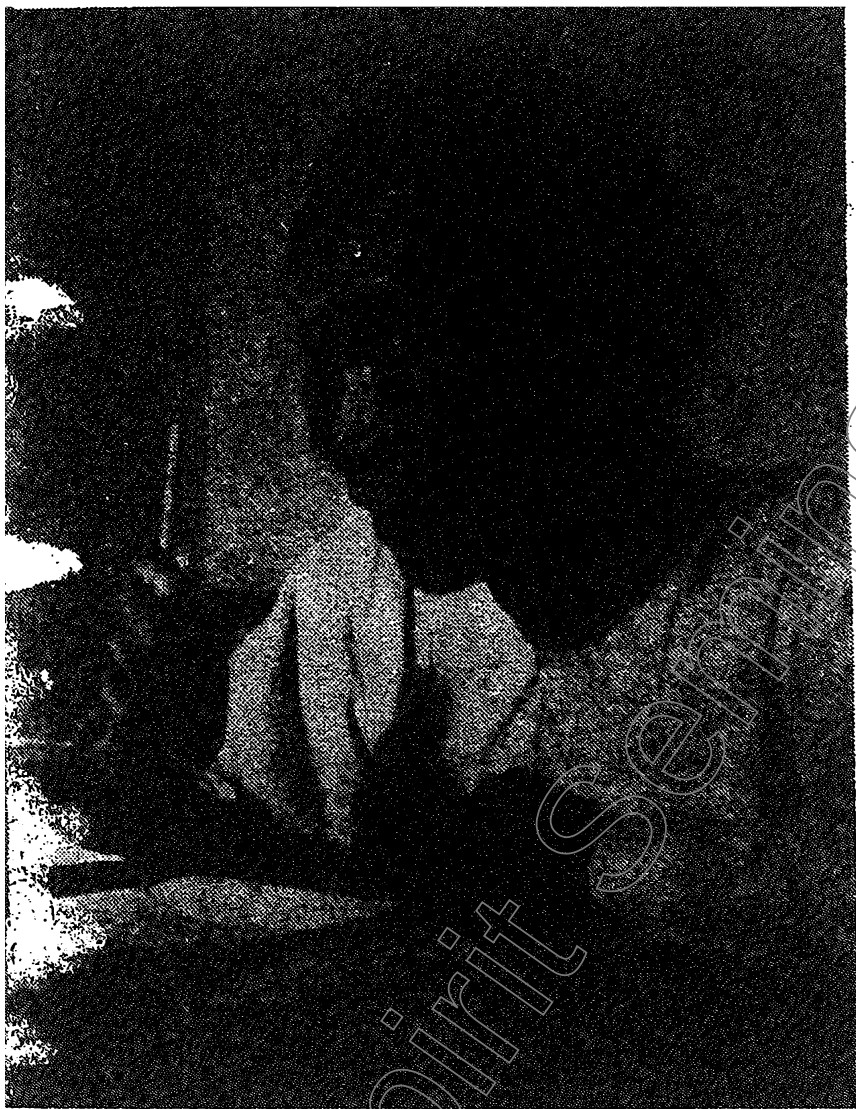
宗徒弟子們眼見耶穌即將离开他們升天而去，祂三年来显的圣跡，施的教訓以及最后自行复活的大圣跡，在政治活动上，并未起任何作用，因而情不自禁地問耶穌說：“主！你就要在这时复兴义拉尔王国么？”

耶穌这时并未直接答复他們的問題，因为圣神尚未来，他們的神目未开，縱然答复了，他們也懂不清，只含义的向他們說：“父以自己的权力規定时限，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你們要領受圣神的能力，祂降临到你們身上，以后你們要在耶路撒冷、茹达、撒瑪里各地，以及普天之下为我作証。”

耶穌給宗徒們作完最后的訓示后，率領他們出城到阿里瓦山去，

隨行的有120多人，耶穌的母亲——瑪利亞也在內。到阿里瓦山后，众人圍护耶穌面前。当时耶穌高立山頂，在这要离开世界的一刹那間，举目眺望，心中发生很多感触：南边白冷城是祂施行誕生的地方，北边的納匝肋是祂的乡園，葛德翁是祂的第二故乡，东边蜿蜒的約旦河是受洗的地方，西边隱約在望的耶路撒冷圣殿是祂多次講道行圣跡、与惡人法利塞等辯論冲突的地方，更移目轉視圣殿西北方的加尔瓦略山是祂流血致命，完成圣业的圣地。这时耶穌的圣心中，充滿着无限的感慨，胜利的欢喜，对三十三年来的世界虽不无惜別之情，然对脫离已久的天堂更怀着荣归凱旋的意願，圣面上流露着的深沉幽妙的情感，大家无不对之起敬起畏。耶穌举目望天，俯首視占，再凝視者好久，慢慢举起双手降福了众人。就在大家齐声跪倒叩領降福的当儿，耶穌的圣身騰空向上升去，众人热情地昂首瞻望，临空朝拜，斯时空空中飞来一朵朵云，切断众人的視線，將耶穌接送天上去了。

（下轉第41頁）



掃盲

佳事



“共產黨象紅燈，  
照遍全國放光明；  
翻身不忘共產黨，  
永遠跟着毛澤東。”

這是堅持文化學習七年的河南省七十三歲高秀英老大娘寫作的讚

美詩。高秀英在解放前給地主當了近六十年的長工和佣工。解放後，她翻了身；黨領導的掃盲運動使她“睜開了眼”。從她寫作的詩中可以看出，她對我們的黨和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熱愛和感激。

新華社記者 唐茂林攝



宣傳画——天津美術出版社供稿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